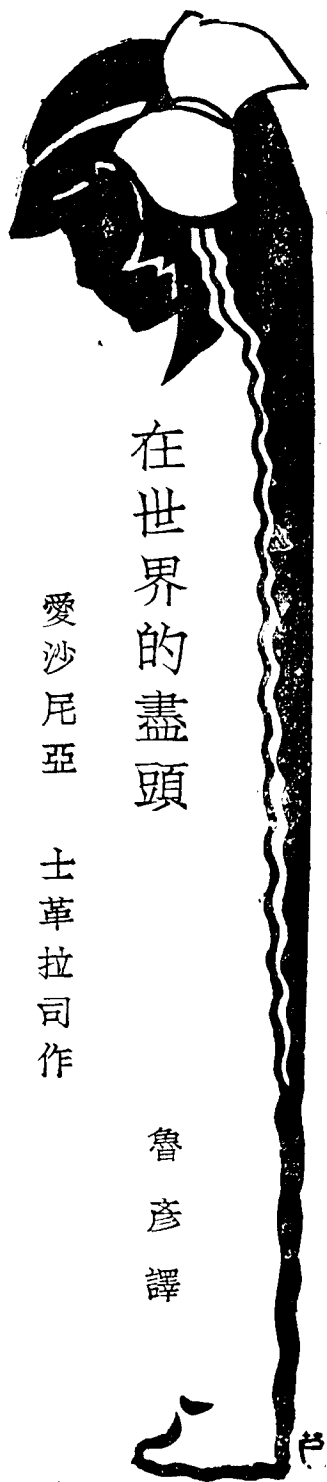




在世界上的盡頭

魯彥譯

愛沙尼亞 士革拉司作

清

晨，當太陽還沒有昇到水平線上的時候，我們起了錨。

我們把船划出海灣，張上帆。帆上佈滿了風，繩索緊張起來，帆樑吱吱的響着——我們往茫洋的海裏駛去了。

二十個男子划着槳，每邊各十人。

紅色的槳在水面上上下着，藍色的水點在槳上滾着，——紅的嘴唇唱着歌，幾個生着鬍鬚的嘴說着笑話。

這樣的過去了一天，——海岸已經消失，——黃昏來到了。

是一個平靜的夜。我們張着半帆，船搖蕩着，輕輕地橫過了無風的海波。月亮在平靜的波浪上，射下金錢一般的光，繁星射下銀錢一般的光。

我們在露天的甲板上睡着。

半夜裏，我醒了。我的左右睡着兩個同伴。檣杆、樓梯和摺疊的帆在我的頭上發着黑。舵夫打着盹，上半身俯在舵柄上。

從這一邊到那一邊，從這一岸到那一岸，天上充滿了燦爛的星。

我靜靜地躺了很久，望着銀色的閃爍，聽着船邊的水聲，當船忽而向左忽而向右微微地蕩漾着的時候。空闊

好像充滿了斑點的天幕，張在沖割着海面的船上。像誰把星星插在尊嚴的燭台上似的，捧着在汪洋中上上下下的走着。

上面是銀色的星星！下面是銀色的星星！

我老實說，我還是一個童子，而且是第一次航行。我還沒有過慣戰士的生活。

我年青，無名的思念正充滿了我的心胸。我傾聽着星星的火的音樂和我的血液的鳴響。

但別的人都在甲板上睡熟了。三十個男子都把頭裹在外衣裏睡熟着。

船帶着睡熟着的人和他們的夢，在繁星的閃爍中，輕輕地在兩個深淵的中間蕩漾着。

第二天，天空裏佈滿了破亂的長雲，彷彿鳥的翅膀似的。海起了白色的斑點。風吹了起來，船夫們休息了。

我們的航行就是這樣的繼續着，去碰那模糊的未來。白天總是消耗在工作 and 遊戲裏，晚間總是消耗在靜默的觀望裏。

但夜間總是不安靜。風在繩索裏吹着，忽而強了忽而弱了。黑雲時時飛過月亮的旁邊。海波呼號着，在月光和雲影中非常的可怕。

這樣，我們到了我們中間沒有誰到過的一個地方了。

太陽在黃色的霧中緋紅地昇了起來。灰色的影籠罩了海。強烈的風整天的吹着。散亂的雲像烟和紗似的在天空下急速地浮遊。

長的波浪在我們的下面號叫着。我們像碎木片似的被波浪從這裏弄到那裏。從早晨直至黃昏，我們都沉埋在艱苦的工作中。

夜是非常的黑暗。將到黎明，風靜止了。但濃密的，不透明的霧却起來代替了風，——波浪仍繼續着。

極大的波濤把船在天空和深淵中丟擲着。風帆鬆垂着。我們努力地划着槳，但在霧中翻滾着的山一般的波濤相比較，我們像孩子似的沒有力量。

灰黃色的霧漸漸濃密了起來。有幾隻大的海鷗在雲裏飛着，牠們的翅膀拍拍地發出聲音，隨後便消失在朦朧中。波濤激到船上使船起了傾側和海波伸到我們頭上的時候，我們便看見了正對着我們面前的海水。

海水光滑而且可怕的黑。在這光滑的平面中有些發光的圓圈急速得使人頭暈般的旋轉着，從這些圓圈中出來一些深紅色的閃爍的水色，跳着而且爆裂着。

俄傾海波使船傾側到別一面去，可怕的水便又在我們面

前發着黑。

海水怒號着，彷彿無窮的瀑布，彷彿極大的漩渦。黑色的蒸汽從那裏進了出來，彷彿從沸滾的大鍋中出來似的。

船就是這樣的左右傾側着，一步也不能往前走。我們用手攀着帆，隨着船跳出深淵，跌落深淵。

我們中間已經有許多人生了知覺，他們還活着的緣故祇是因為他們繫着步梯和網袋。有些人的筋肉已為繩索割破，有些人的嘴裏和耳裏已經噴着血。

我們預想着滅亡就將來了。

但這時我們忽然聽見了一種急速地近來的聲音，牠彷彿是暴風的呼號聲。霧的牆壁分了開來，帆緊急起來，隨後船就衝着海水飛着走了。

在我們的前後，我們看見了一線光在霧的牆壁中間。我們覺得波浪已經漸漸小了起來，船在柔和地溜了。

但這個歡樂還沒有過去，我們遇見更可怕的事了。

我們看見船頭有一種黑的東西浮了起來。牠使人頭暈般快的近了來，近了來。我們嚇得還沒有回復知覺的時候，牠已經離開我們只有幾十槳的遠近了。

牠是從水裏壁直伸出來的炭一般黑的牆，我們的眼睛看不見牠的上面的邊。牠不是岩石，也不是雲，牠是我們所

不認識的東西。

我們不及想也不及做的時候，船已漲了滿帆對着那牆飛了過去。我們嚇得僵呆了，我們都張開了口，從三十個胸脯裏一齊進出來了絕望的叫聲。

但這個等待着的衝撞却並沒有來到。過了一會，我們發現我們是在無邊的黑暗中。

這個情景和那個情景連接得是這樣的迅速，我們竟連驚疑最近所發生的事的時間也沒有了，當新發生的事情又來驚嚇我們的時候。

起初我們都以爲我們從船上落到了虛空裏，但我們立刻又感覺到我們仍然不動的站在一分鐘以前所在的地方。

周圍是非常的黑暗和沉默。

沒有從什麼地方發出聲音和光來。我們不動的等待了一回，——我們祇聽見我們自己的呼吸聲。

我們是來到了虛空的國度裏了。

牠比暴風雨還可怕，比什麼都可怕。牠攪擾了我們的心靈。

繼續了很久，在我們對牠習慣之前。

起初，我們幾乎沒有勇氣動一動。隨後，我們便在船上彎彎曲曲的踱了起來，手裏握着繩索，互相擠挨着。船沒

有損壞，但好像從船頭走到船尾，是一個很長的旅行。

隨後，點起火把的思想來到我們的腦裏了。但牠彷彿在水底燒燃着似的，沒有強的光，祇照得幾寸遠。我們甚至看不見拿着火把的那個人，祇看見他的一隻灰白的枯槁的手臂。是這樣的可怕，我們大家同時叫了起來：熄了吧，熄了吧！

恐怖的，語言所不能形容的，心靈所不能了解的生活便開始了。

我們在這黑暗的國度裏過了多少時候，我不知道。或許是，很多的日子。我們都失去意識，關於時間的過去。我們的思想完全和船一樣的停止了。

我們還在海上嗎？我們的船沒有在這無邊的空闊搖蕩嗎？在海的上邊，在雲的上邊，在天的上邊——？

我們用槳試了一試，——牠們沒有達到水面。於是我們把錨從船邊丟了下去，——牠不見了，沒有落水的聲音，彷彿拋進了虛空似的。

我們都失了知覺了。

我們稍微講句話，好互相知道我們還存在着。我們只依照着餐後饑餓的消長，推測那時間的過去。我們一切都是摸着做的，隨後也就習慣了。

有時我們的腦裏來了一種思想，以為這一切都是自然的，祇是我們自己徒然的瞎了眼睛罷了。

我的確不曉得，這兩種事情到底那一種來得更可怕。

祇是異常的黑暗，異常的沉默！

但有一次我們又感覺強烈的風吹過了黑暗的國度了。我們聽見繩索緊張了起來，帆檣刺刺的響了起來。我們覺得突然往前疾飛了去，水在前面的龍骨旁大聲的響了。

我們都急忙的回到自己的地方：把舵的回到舵邊，廿個人回到划槳的凳上。於是奇蹟又發現了：船輕輕的溜出了黑暗的國度，進了光明的國度了。

這彷彿是從死裏蘇醒過來一般。

許久許久沒有誰說什麼話。我們祇默然互相望着。我們都青白而且瘦削了。一種沉默的相互的憐憫充滿了我們的心。

一些老年的海員互相抱住了頭頸，孩子似的哭了。

二

好像是在早晨。海面青白而且籠罩了蒸氣。可以看見水的深處。天空彷彿藍色的圓塔張開在我們的頭上。

船的四周發現了一些雪白的花，牠們的開放在海面上，

水泡一般。我們想摘下牠們，但牠們並不折斷，牠們的像花枝却反而隨着我們的撕扯變得不能想像的長了。牠們發着甜美的香氣。

在遠遠的水平線上現出了一個島。我們於是向牠划了去。那是白的石灰岸，沒有什麼植物，我們祇看見有一些大的藍色的鳥往空中飛了去。

離開那個島不遠的地方又現出了一個新島，我們又把船向那裏駛去。但牠也一樣的沒有人跡，一樣的沒有植物和走獸。

我們張了帆這樣的駛了整整的一天看見了五六個島，但牠們幾乎都沒有什麼分別。

祇是有些島上的鳥比其他的來得多些。

在有些島上，鳥是深藍色的，在別的島上是淺藍色的！在有些島上，牠們的腿是白的，在別的島上是紅的。牠們到處是這樣：我們一近去，牠們就往空中飛了去，一聲不叫的在島上團團地飛，在空中落下了一些藍色的雪似的羽毛。

船長用箭射牠們；牠們都和箭一齊飛了走，我們一隻也沒有捉到。

那些島都是一樣的空虛。祇有這裏的在岸上現出了一些

大的圓的斑點，綠色的和棕色的；但那不像真的草，極像一種微或苔蘚。在有些地方，那祇像一種矮小的灌木。

黃昏來到時，我們又駛近了一個島。在遠處看起來，牠好像已經比以前所看見的大了一些。

因為海水不深，我們便把船停在離島半里路的地方。

牠好像是圓的，岸像弓形似的躺着。島的上部也像弓形似的伸在黃昏的天空裏。牠彷彿是個丟在海裏的平圓板。

但牠和其餘的島不同的地方，却是牠好像有着茂盛的植物，牠整個都是蒼翠的顏色。我們看見岸上有許多不認識的樹叢，整個的山坡都為無窮盡的森林所掩蔽着。

我們無論如何要上去看一看這一個島。

但因為已經黃昏，船長祇用小船送了七個人到岸上去，叫他們到島上探看一下，或者即刻就回來，或者，倘若可能的話，就在島上過夜，第二天早晨再帶消息回來。

我是這七個人裏面的一個。

我們很高興的划着小船離開了我們的大船。

海水很平靜。起初還極明亮，我們那隻拋着錨的船上的捲帆發着白色，對面森林的頂在清明的天空裏發着黑色。

但這時太陽隱藏在島後了，影子落在我們和我們的那隻大船上，我們周圍的水變成了黑色。我們靜靜地向在暮色

朦朧中發黑的岸邊駛了去。

我們上了陸，把小船拖到岸邊，四面望了一下。

先是荒涼的石灰岸，隨後是生長着灌木的高高的沙灘，再後是森林。

奇異的森林！豐滿的樹幹，下部灰黃色，上部綠色，還明顯地留着斷枝的痕跡。離地不遠便開始生長着新鮮的樹枝。

但樹枝更奇異！樹枝和樹葉應該漸漸分成小枝的地方，却反而生長着大的綠色的、濃密而豐滿的椶子一般的樹枝。牠們伸張在我們的頭上彷彿極大的圓的屋頂。

我們在這奇異的森林前站住了，驚異而且失了意識。我們的面前到處有樹幹在發黃和發綠。

天色已經朦朧，在這極大的樹葉下顯得非常的黑暗。祇有這裏那裏在樹葉中間現出玫瑰色的晚間的天空的斑點。我們便在樹木下商量起來。我們顯然又是和以前一樣，是在一個沒有人跡的島上了，但我們想看一看周圍的情形。森林夠高了，橫過牠的頂，也許會有炊煙出現的。

我們剛決定這樣辦，我已往樹上爬了去。我在這一羣人中間是最年青也最靈敏的一個。

彷彿在步梯上似的，我一步一步踏着斷枝的舊痕，手攀

着，爬岩石一般的爬了上去。

我爬得很久。這時已經完全黑暗了。有幾顆綠的星在藍色的天空裏閃爍着。

但是我的眼睛還可以在朦朧中看見周圍的情景。

一邊是，在紫羅蘭色的黃昏的幕下石灰沙灘，和黑色的海。我們的大船收了帆在我下面搖蕩着。

別一邊，伸展着無窮盡的森林的頂巔。我們所在的這一個森林在不遠的地方就盡了，但是接着又是一個森林，比這個更高更黑暗。盡我的眼力往遠處望去，我看不見什麼人煙的記號。

我把這個通知了等在下面的同伴。他們商量點什麼，我沒有聽見。他們回答我，我們就在原樹下過夜。

我起初想回到底下去，但我忽然踏上了一片樹葉，牠在我底下彎曲了起來，搖蕩了起來，彷彿浮橋似的。

我立刻又碰到了一些更薄更嫩的樹葉。我在牠們中間爬着，手攀着樹葉的邊緣，用腳找着路，直至我到了一個落腳的地方。

我想再往下爬去，但是我的手只遇到了一些溜滑的邊緣相接的樹葉。我不能在牠們中間移動了。

於是我便停住下來，想了。是非常的黑暗而且暖熱。樹

葉發出一種微細的幾乎難以感覺的惡味。我爲什麼還要往下爬呢？我想。在這裏過夜不更好嗎？這裏比較得沒有危險，比較得暖熱。

我用手推開了樹葉，縮了一縮身子，叫着說，我今夜就住在樹上了。我不曉得有誰聽見我沒有。但無論怎樣，總是沒有人回答我。

我又往下溜了去，爬到了兩片樹葉的中間。我放一隻手在我頭下，閉上眼睛，等待睡眠了。入睡時，我還嗅到了樹葉的氣味。但我不久就睡得很熟了。

夜好像有點寒冷，而且落了濃密的露。

有一會，我冷得醒來了；從底下冒上來一陣煙的氣息，有一種模糊的低微的談話聲。過了一會，我又醒來了；一切都寂然，穿過樹葉的空隙露着兩顆星。

於是我又立刻睡熟了。

三

第二天早晨，我醒來得很早。

初醒時，我簡直不懂得我在那裏；我的頭很沉重，周圍閃耀着綠光，明亮的日光穿過了嫩葉。

隨後我記起了一切了。我坐了起來，傾聽着，——一切

都沉默着；我叫了起來：——沒有誰回答。

我的頭感覺到愈加重了，彷彿樹葉的氣息裏有什麼毒藥似的。身體很不舒服，因了不好的寢所。

我沿着樹葉慢慢的往上爬了去。我的手攀着樹葉的邊。青綠色的樹葉帶着黃色的葉脈。

我又爬到了叢生着樹葉那裏。我必須用了手指的全力沿着溜滑的葉面爬上去。

從上面往下看，這株樹更來得奇怪；四面八方的樹葉都連接着，像連成了一個硬的有六英寸直徑的圓球。在這個大球的周圍，各方面伸着一些大的開展的葉子。

這時，起了一陣大風，我幾乎不能站在樹頂上了。

我看見我的四周都是些這種相同的白色的樹頂，有些比較大一點，有些比較小一點。這些皮一般的樹葉，在風中搖蕩着，發出了一種幾乎聽不見的聲音。

天上充滿了白色的條紋似的雲。

我的眼睛轉向我們昨天晚上岸的那個海邊，尋找着那隻小船。我驚嚇了起來，——小船不見了。我向遠處望了去，我嚇得幾乎掉了下來，——在海的中間，我看見了我們的船張着滿帆急速地駛開了這個島。

這影響到我渾身發着抖，在樹上坐了一回，但我又立刻

跳了起來。

我搖着手，搖着帽子，我脫下了外衣在風中搖動着，我叫喊着，——沒有一點效果。船愈加速離得迅速了。

於是我急忙的往底下爬。我時常在樹葉的空隙處跌撲，我沒有注意我受了傷，我沿着樹幹往下溜，最後的一部分甚至是跌下來的。

樹底下已經沒有一個人。樹旁的深草偃倒在地上，我找到了燒火的地方，——灰已冷了。

於是我向海岸跑了去。

很奇怪，我立刻就找到了一條路，這是我們昨晚所沒有注意到的，在兩道石牆的中間彎曲着一條寬闊的道路。

我盡着我的能力急速地跑着，腦裏祇是想着：他們把你忘記在這裏了！他們把你留在這個沒有人跡的島上！

穿過樹木和崖石，我不時看見海和船。我每次看見我們的船愈加速了。隨後牠在海面上祇像了一個灰色的斑點。

我離開路，穿過草地，一直往海邊跑了去。

我還沒有跑很遠的路，便發生一件奇怪的非常的事情。

在草地的中間，在我面前，忽然站着一個人，一個女人，一個巨人！

在這幾分鐘之間，自從我爬下樹一直到現在，我已經嘗

夠了恐怖和驚惶，我現在不再驚嚇了。在我的心中祇有一種保護我的本能的感覺。

現在接着來的這個事情，來得這麼突然，我祇能想像牠是一個夢。

我往旁邊跳了開去。但那巨大的女人也往那邊移動，想伸出來捉住我。我立刻往相反的方向跑，但她走了幾步便趕上了我。

我拔出我的劍。然而她一點也不注意。在魁梧的吊鐘花的田野中間發生了奇異的戰事了。

她伸着兩手像捉羔羊似的捉我。我不知道，也不敢用我的劍。她突然捏住了我的兩肩，把我舉了起來，像舉一個嬰孩似的。

她把我舉在她面前看了一會，我祇是用手和腳掙扎着。

我看見她笑着，——笑到了沒有氣力。我同時看出她是一個年輕而且美麗的女人。

隨後她把我放在地上，我疲倦而又恐怖，立刻坐倒在花上。她從她的頭上扯下一點面網，在她的一枚手指上捲了起來：那末我的劍有點刺着她了。

她包裹着手指，看了我一看，埋怨似的微笑了。這使我感覺驚異的安靜了起來。我祇看見她大的藍的微笑着的

眼睛。那眼睛是不屬於壞的生物的。

她包完了她的手指，又像先前似的看我。我坐在她前面的花上，好像一個微小的嬰孩。我又感覺到 ich 好像是在夢裏一般。

我站了起來，已經不曉得應該逃走還是留着。這時我又看見了那海，那像灰色的斑點似的遠處的船了。

這重又提醒了我關於我的遭遇。因了突然的恐怖而停止的絕望又如先似的強烈在我的心裏醒了過來。我用兩手做着記號，正對着將要隱沒的船。我望着巨大的女人，搖着頭。

奇怪，在這最早的時候我就沒有想到和她談話了。但是她好像了解我。她搖了一搖頭，同情而且明達的微笑。她今天早上遇見了我的同伴嗎？我想。不然，她怎能這樣的了解我和我的遭遇呢？

但那表示着沒有辦法，同時又表示着同情的那搖頭，在我的心裏種下了比甚麼還多的信托。

這時她俯身向着地，採集着吊鐘花。而這個，她採集着花，使我確信她是一個像我一樣的人。

她望了我一望，轉過身往裏邊走了。

我應該怎麼辦呢？我重又向海的那邊望去，但船已剛剛

隱沒在水平線上。我不再看見我的船，也不再看見船上的八了。

巨大的女人回過頭來又望了我一望，過了一回又望了我一望。她在要我一道去嗎？我應該去嗎？

但是不這樣我又將往那裏去呢？倘使在這個島上存在着一些別的人們，我和他們親善的生活着，於我不是很好的嗎？我藉誰可以得到他們的信托呢，倘不是這個女人？無疑，她是好意的。她對於我不過像羔羊和鳥兒似的罷了。她顯然沒有想到對我做一種甚麼壞事，而對於我的恐懼她是一點也沒有覺到的。

我跟了她去。她看見我跟去愈加微笑了起來。她不時向地上俯下身去，摘下一些花。這時她的紗網便觸着了地。我現在一個隨從似的在她後面走着。

我現在看見她是什麼樣子了。水灰色的紗網蒙罩着她嬌嫩而又優美的身體。她輕飄的左右搖蕩着在我的前面走，受了傷的手裏握着一束紫羅蘭色的花。

但因為我時常在夢與幻影的籠罩中，因此我的思想祇是混亂而且無目的地飛着。

我不能把我的注意集中在前面走着的女人身上。我看見她手中的花，我看見她腳上的草鞋，我看見被她的腳所踐

路的花，我看見她耳上的垂髮。但是我不能看見她本身的一切。

我們又走到了那條小路，不久以前我曾經在那裏跑過。我們沉默地走着，我在她的後面相隔幾步，愈加像做着夢似的。

一些藍色的鳥在我們的身邊飛了過去。她用着我的眼光看着鳥兒。

我們進了森林。在大的樹葉下的空氣青綠而且非常凝靜，沒有一點微風。樹木們沒有鳴響着，鳥兒們沒有歌唱着。

但是森林不久就稀疏起來，在我們的前面現出了一塊平地，平地上有着人們的居屋。

四

我第一次看見了他們的家了。

高的柵欄圍住了一個極圓的院子。院子的中央有些圓的屋子，樹幹做的牆，蒙着獸皮，但異常的高大。牠們一共五個，兩個大一點，三個比較的小，但都是一個形式。奇怪，在樹上的時候，我竟一點也沒有看見牠們的蹤影！

在大門的旁邊，我躊躇地站住了：我好像走過了人間的界限，來到了一個神秘而可怕的世界。巨大的女人往後望了我一望，我又走了。

她引我進了第一個大的皮做的屋子。牠很寬大，光綫似乎祇穿過永久開着的門洞射了進去。牆和地板上蓋着腥紅色的地氈。在高而狹窄的天花板上懸掛着一些灰色的紫羅蘭色的和綠色的紗網和帶子。

她推我坐倒在屋子中央的一個臥褥上，自己便走了出去。過了幾分鐘，我正在驚羨着周圍的一切，屋內便陰黑了一會，因為有兩個人跨進了門限了。

巨大的女人帶來了一個和她自己一樣大的老人。

那老人戴着一頂垂邊的灰色的帽子，穿着一件厚的長毛的外衣，一直披到兩膝上。底下露着像外衣一樣多毛的腿。

他們按次望了我一望，又互相看了一眼。過了一會，巨大的女人又出去了。

那老人坐倒在另外的一個臥褥上，不息的望着我。

他有一副圓的面孔，滿臉長着深棕色的短的鬍子，一個粗的鼻子，兩個像藍色的鉛的鉗子似的眼睛。他甚至一次也沒有睜一睜眼皮，他祇是望着我，望着我。

我感覺到恐怖，但也有點信托，對於這個怪物。他們有

了什麼計劃呢？他們想對我怎麼辦呢？

那女人不久就回來了，她在我面前放下幾隻木和皮做成的盆子，裏邊盛着牛奶，蜜和一些薄的乾的麥餅。

真的我是餓了。我現在纔注意到這個。我吃了。他們一刻不離的望着我，那女人不息的微笑著，但那老人仍以先似的嚴肅。

我一嘗遍了所有的食物，直至我吃了一個大飽。她拿來的東西裏還有一隻皮的籬，盛着一些小小的菓實，但那菓實是這樣的像枝木的菓實，我不敢嘗試。他們固執的相促，我纔吃了滿滿的一握。牠們的味道完全和我所想像的不同。

吃完了這個，我立刻感覺異常的疲乏和睡眠。是不是食物和菓實的影響，或是充滿着恐怖和危險的早晨使我這樣的疲乏，我不知道。

我倒在兩個皮的臥褥的中間，牠們的有毛的一面都朝着外面。過了一會，我像死了似的睡着了。我沒有聽見他們什麼時候出去，也沒有聽見他們以後是不是還在這屋子裏。

當我醒來的時候，太陽已經走過了天上一半的路程。我口渴。我走到院子裏，走進一個比較小一點的屋子旁。在

那屋子的門限上，坐着一個巨大的女人，兩手放在身上。

她一看見我就站了起來，走進屋子去，又從那裏走回來，給我帶來了牛乳。她是這樣的瞭解我，竟使我驚異。我喝着，微笑着，——也許這是這一天的第一次，——那巨大的女人也一樣的微笑著。

我含着奇異的情調在院子裏過了一個下午；我不知道我是自由的還是不自由的；我不敢往什麼地方去，就在這裏我也沒有感覺到住在這裏似的。我沒有再看見那老人，女人時常來了又去了又來了。

我小心的在院子裏繞着走。我望過了所有的皮的屋子。在兩個較大的屋子裏顯然是有人住着，但那三個較小的是儲藏的屋子。

寢室裏有許多獸皮，衣服和臥褥，但在其餘的屋子裏有無數大大小小的籬、吸水桶、小箱、小桶和篩子。牆上掛着一些圓的架子，上面放着銅的、陶土的、木頭的和獸皮的盆子和瓶子。

和這個大的院子連接三個一樣的院子。那裏面的地上滿是無數的蹄痕。這三個院子明明是養牲畜的院子了，牠們現在是完全空着。

我看完了一切，便坐倒在屋子的門限上。我不敢走出院

子外去。我坐着，望着那些森林的尖頭在怎樣的隨着太陽的下沉改變着牠們的顏色。我等待着這一天的完結。

這一天是如何的長，是如何無限的長！黃昏的來到在我的心裏叫醒了什麼奇異的感覺，當天空又變成了玫瑰綠色的時候！那時候是去得多麼的遠了，當我和我的同伴們在晚風的海上划着船，一樣地望着玫瑰色的天空的時候！

溫和而燦熱的霧浮過了平原。遠處的森林變成了紫羅蘭的顏色。黃昏的藍色的外衣彷彿飛到了空中。

羊羣在朦朧中回家了。是一些大的肥胖的羊，有粗的灰色和黑色的毛。我向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大的羊。牠們回來的時候沒候有誰趕着，牠們充滿了三個院子，從這邊到那邊。

人家又像喂小孩似的喂了我一次，教我睡在一個較小的儲藏室裏。這個房子像其他大的一樣，也充滿了臥褥和地毯。

我躺在兩個柔軟的臥褥的中間，默想着，但是我不能明

瞭我的遭遇。一切都是真正的人的生活，然這一切又是超乎人間的不可能的。但因為整個的旅行久已在我的腦裏混合了現實和非凡，因此我也不再怎樣的驚異了。

我默想而又默想，我不能睡熟去。我感覺到非常的熱，我丟開了臥褥，但這沒有用處。於是我便往院子裏走去。好像是半夜裏。一切都沉默着。我聽見羊兒的反嚼聲。我便往牲畜的院子旁走去。羊兒在那裏躺得這樣的稠密，地完全為喘息和燦的地層所蒙住了。

我靠着柵欄，許久許久的望着這一羣無罪的羊兒。一種憂鬱和孤獨無主的情調佔住了我的思想：如同牠們在這不能瞭解的世界一樣，我現在也是這樣了！

我仰起頭來望着天。牠有些時候像是深藍的顏色，隨後是紫丁花的顏色，但隨後又是極深的綠色。天空充滿了模糊的閃爍的星星。

我望了許久許久。隨後我看見了奇異的變化：太陽轉過來，獵戶星轉過去了。

(未完)

國 家 論

奧本海馬爾著 陶希聖譯 由無國家的社會，怎樣發達為封建國家及近代立憲國家？要解答這重大問題，只有集合世界史以及世界史所未述的民族學的資料，而後以正確的方法來敘述。本書是有這幾個使命，而能夠完成這幾個使命的十萬言小冊。各國文字均有譯本。中文是譯，此為初版。譯者並有長篇序文，介紹本書的要義。平裝 冊實價六角

新 生 命 書 局

